

与市场先生说

有人说，投资是一种寻觅，是在北国寒天下，欲将寻找春将至的痕迹。于是，那融雪下的草迹，那枯柳上的新芽，那突然放晴的午后，那似有似无的燕鸣，全然成了春至的证据。纵然寒冷依旧，投资人的心却总在春天里。

也有人说，投资是一种苦修，是贪婪与恐惧所面对的最公正的惩罚。于是，那拉升后的不安，那暴跌后的悔恨，那牛市下的患得患失，熊途中的彻夜难眠，全然成了一种伟力下的巍然审判。纵然低首认错，其个中苦楚却难与他人评说。

我却认为，投资却应是一场对话，是与一位相识十余载却一直沉默寡言的老友所进行的心灵交语。他太过含蓄，甚至无法言谈；他太过久远，甚至相视默然。但，这无法改变我们在远近之间一起走过，在成长路上朝夕相伴。于是，他的举笑投颦，他的言辞语义，他的热忱，他的体寒，他对少数人的垂青，对多数人的狡黠，以及他性格中的固有和成长下的嬗变。这些都成了我们这场对话下的主题和语义。

那场景应该在一个恬静的午后，周身有溢满的咖啡香……

接受

初次相识，他心情大好。他用 07 年涨幅超过 600% 的大牛市，高调的宣传了自己。一时间，不论是曾有的旧交，还是初闻的新贵，人们纷纷与他结识。

也许他爱热闹，他欢快的歌舞着，仿是那一年的国家走向了共和。他在众人的追捧中迅速膨胀，仿似是为了扫被人们冷落多年的怨气。甚至，他像是一个传教士，言语圣洁而充斥着诱惑。这让与他结识的人们总会认为，前方便是财富彼岸。

也许他厌烦吵闹，玩厌了日日笙歌的游戏，终在 6000 点的位置感到劳顿。于是，他停止了音乐，停止了舞步，他将众人冷冷的甩在门外，投资人的憧憬在这种尴尬中砰然破裂。他变得安静了，因为这场舞会确实让他累坏了。

尽管早便知晓他的脾气，但我依旧没有走开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也许注定要在职业生涯中与他同行。无论怎样，我必须接受他的善变。

评析：——风险的存在是任何一个投资者都理应承受的客观现实，但是我们不禁要问，

我们真的欣然接受了风险么？我们常会把满意的交易看成是自己的功劳，不满意的交易却归咎于经济、融资、交易系统，甚至是该死的欧债。风险总是弥漫在周身，纵然我们多不认可，我们都要接受风险。一个实验，如果你丢一个硬币，猜测它是正面，但结果却是背面时，你是否会捶胸顿足？答案当然不会，因为你在抛之前已经充分接受了其可能出现背面的可能性，也便充分接受了风险。

偶然

不得不说他有一种惯有的迷惑性，这一点过于隐蔽，甚至难于理解，然而，他还是运用得恰到好处。这也许是对他一个自认为有趣的游戏吧。我应该怎样形容呢？“偶然性好处”？或者叫“随机性报酬”都可以。总之他用惯了这一伎俩。

还是在相识不久阶段，他常会突然给投资者一份从天而降的收益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。还记得曾经的一天，一只全仓的股票在一瞬间被推至涨停，却毫无理由。我很难说那是我分析得出的结果，因为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那一刻，我确实感觉到拥有了一点成功。当你欢心雀跃而忘记冷静的时候，他也许在身后坏坏的一笑：“又一个上钩了”。是的。他用“偶然性收益”做鱼饵，近乎抛向每一个与他接触的投资者。他钓出的则是一种侥幸、一种贪恋、一种未来长期对这种意外之财的苦苦追寻，一种对方法论的抛却。

评析：——说偶然性收益是毒品一点不足为过。如果这么算，我想股民中近乎大部分都是这种毒品的吸食者，包括曾经的你我。难道不是么？当我们不是由于自己的周密计划，逻辑推演而得到了一份不菲的意外收获（比如涨停板）的那一刻，我们会不会心跳加快，快乐放大？会不会全天都很幸福？自信心得到无限放大？会不会对这种感觉印象深刻并心向往之？（尽管我们不承认）。没错。当你感觉到以上几点时便很可能已经上瘾了。这种瘾是一种心理上成功的愉悦感，生活上不常出现的自信感，以及生理上荷尔蒙及激素扰动的兴奋感。于是，你总会探听消息，追涨杀跌，尽管失败次数常多于成功次数，却也想再次体验那突然大涨的兴奋。毕竟，经过周密计划所得来的收益总是没有意外之喜让人兴奋。于是，方法论似乎总不太吸引人。

叛逆

他是叛逆的，意味着他经常会做出有悖于众人声音的行为，用自己的特立独行引来一片

惊诧。也许他确实不够听话，也许众人的判断总会一致性的虚假。07年，人们仿佛说着万点的神话。08年，人们确似嚎叫着千点之下的悬崖。而这一切都成了他叛逆的挥洒。也许他不相信众人的话，也许他仅是出于对洞穿他行为轨迹的声音感到害怕。总之，他确实会狡黠的藏躲普世对他一致的看法，空留一整世的尴尬。

评析：——大师常常提起，罗杰斯、巴菲特、洛克菲勒、李费摩等等人。这些在投资市场上身经百战的人能够较为确定的看到这一点。在别人疯狂的时刻要学会冷静，多浅显啊。真理总在少数人手中，这一点在历史上近乎颠扑不破。比如当市场一致预期美国经济下行时，我们竟能看到其如新叶吐绿般的成长。这做何道理？聪明的分析师们却很难想通。也许在投资的世界中当真是二元的：一个多数派，而另一个却是少数派和“市场先生”。“市场先生”总爱加入少数派的派对，也许仅仅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更加和谐，更加平衡。仅此而已。

成长

不可否认，他是在成长中的，他的观念和行为逻辑总在不断的成熟和完善，也就是说，他本身就是一个变量。众人偶尔会以他曾经的行为方式来判断他现在的语义，但他也许会明显的表明今非昔比。比如一次，当他身边的评论者根据他曾经的行为逻辑，判断他抬起手臂是准备起跳的标志时，他却当着众人的面只是欠了一个懒腰。众人一时语噎，瞬间感到迷茫。这让我不得不承认他在思考，在成长，于是他昔日逻辑的必然性也面临着成长变量的挑战。毕竟，未知的总是最不确定的事情。

评析：——当我们试图对资本市场间的供给、需求、资金利率情况、资产负债情况、生产经营情况等等一切进行分析时，我们常能得出一个看起来较为确定的结论，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掌握了足够多的市场变量，足以驾驭市场的轨迹。我们创造了很多模型、公式，甚至理论，但却从没有考虑一点，那就是我们自己却是这个市场中最重要的变量。交易者通过自己的信念、预期甚至理论造成了市场价格的波动，而并非是一些固化的模型和久往的数字。

终极哲理

他很少言语，也许是他的言语符号太过于晦涩而立体。但终有一天，我仿佛在与他的交谈中听到了一段西西弗的故事。

西西弗曾是一个国王，而他的一些行为却触犯了上天的众神。诸神作为对他的惩罚，要求西西弗把一块巨石滚上光滑的山顶。由于巨石太重，当他每每还未推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，西西弗从没有绝望，便又会继续推滚巨石上山。如此周而复始，无穷无尽。诸神认为，再没有比这种无效而绝望的劳动更加严厉的惩罚了。然而西西弗却用他的充实和努力来反抗着诸神的惩罚。

评析：——我们能说西西弗不够幸福么？他每一次将巨石推举到一个新的高度都是一种追求和成功，尽管他知道面对他的结果是什么，但他的这种奋斗状态恰恰使他的生命得到新的升华.....

我还在与他平静的交谈着，总像老友相见，却依旧辨不明他的大部分言语。然而，那一刻，我却总能很惬意。在那个恬静的午后，周身有溢满的咖啡香.....